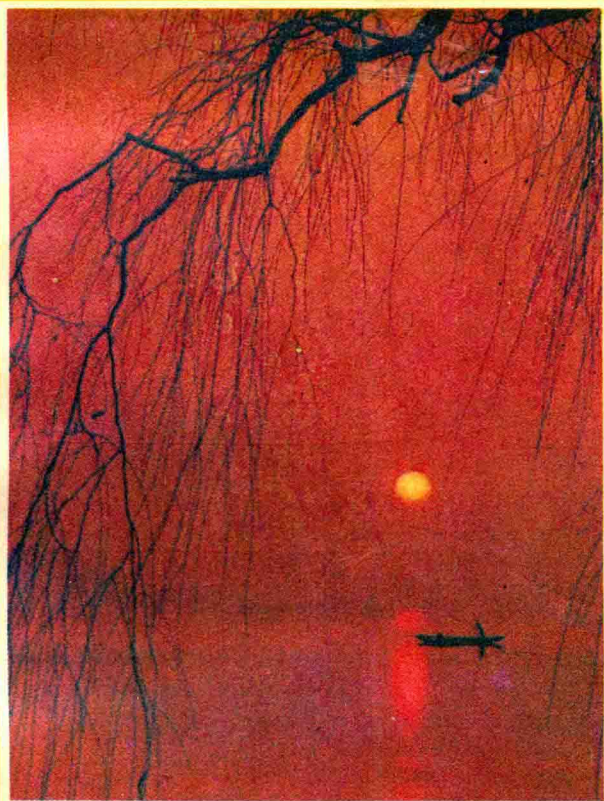


散文诗作家丛书续集

山地风流

杨 栋



哈尔滨出版社

散文诗作家丛书续集

严炎

主编

山地风流

杨 栋

哈尔滨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韩长俊

封面设计：姚 望

校 对：邢 君

山地风流

杨 栋

哈尔滨出版社

(哈尔滨市道里区九站街1号)

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字数32千字

1991年1月第1版，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000

ISBN7-80557-046-9I·22定价：1.98元



杨栋，男，32岁，山西省沁源县梨花村人。十八岁前在乡间读书、务农、放牛、牧羊。1976年当了乡里电影放映员。先后在县电影公司、县文化馆、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当临时工十年。1986年调《沁源报》工作，1988年评审为编辑职称。现为县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委员、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会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、江南诗词学会会员。《沁源报》总编辑。在《散文》《随笔》《羊城晚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近百家报刊发表散文二百余篇。

希望在人间

——《散文诗作家丛书续集》总序 严 炎

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二日成立到现在快二周年了。这两年来，在全体会员的通力合作、积极努力下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会员已近七百人，遍布全国三十个省、市、自治区及台湾、香港、澳门。此会已成为散文诗界团结的纽带、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桥梁，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坛的关注。

这期间，已有87名会员出版了散文诗集、诗集和其它种著作；有近百名会员获得地市级以上的各种文学大奖；有十几人作为学者出国访问。

研究会本身已出版两辑《散文诗选萃》。此书由出版社出版后，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，认为这是散文诗界的“拳头”产品，具有权威性。台湾《秋水》诗刊、新加坡《赤道风》文学、菲律宾《龙诗刊》、《香港文学报》、《香港作家报》、香港《文汇报》也纷纷作了报道。每天来稿都上百件。由于特殊原因，第二辑晚出版了近一

年的时间，虽然出现了延期情况，但终于在困境中诞生了。

出版了四期《中国散文诗研究会通讯》，每期印一万五千份，全部赠送给会员和广大作家、作者。上面除发表一些散文诗理论文章外，主要刊登各种各样的出版消息、各地大奖赛启事、研究会动态。尤其是免费为广大会员发布了出版邮购消息，深受会员和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出版了三期大型《散文诗作家报》。此报发表了二百七十多章散文诗作品、十多篇散文诗理论文章。还发表大量的出版消息和文坛动态性报道文章，发挥了散文诗“轻骑兵”的作用。

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《散文诗作家丛书》，收进全国各地散文诗作家的10本个人作品集。

在哈尔滨出版社出版了一套《散文诗作家丛书》，收进此丛书的仍为10本作家个人集。同时还出版了一套《腾飞线诗丛》，也是10本个人集。

这次出版的散文诗作家丛书，是哈尔滨出版社上套丛书的续集。在此，对哈尔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。也深深地感谢责任编辑韩长俊同志对这些书的出版所

付出的心血和辛勞。

这套丛书既有散文诗集也有散文集，是广义上的散文诗作家丛书。

编辑的《散文诗理论丛书》，也将由出版社陆续出版。这是中外散文诗发展史上第一套散文诗理论丛书，它的出版必将为散文诗的发展和繁荣起巨大的推动作用。《中国散文诗作家辞典》第一册已下厂付印，今年将与广大读者见面。为散文诗作家立传，这是广大作家和作者的迫切愿望，此项重大的工程终于由中国散文诗研究会来完成了，应该说非常值得庆贺！

此外，由我主编的另五套丛书和《香港散文诗选》、《台湾散文诗选》、《海外散文诗选》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。

甘肃《少年文史报》开辟了“散文诗百家”栏目，此栏目刊有作家简历、代表作、分析文章、作家近照。聘请研究会编选此栏目，现已发出54篇。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研究会还举办了两届“精英散文诗全国大奖赛”，在全国散文诗界引起了轰动。

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和繁荣寄希望于全国散文诗作家、作者，寄希望于中国散文诗研究会。

希望在人间（总序）……………严 炎

山地情思录

笛声……………	1
陋巷……………	5
沈从文先生的一件小事……………	8
绿杨城……………	11
吃药……………	14
小店……………	16
书恋……………	18
榴花儿……………	22
少女心事……………	25
沁源女子……………	29
山梨花……………	33

目

录

山地风流录

攀亲……………	36
茶友……………	40
山魂……………	44
夜奔……………	47
山地小唱……………	50
乡女……………	54

	瞎老人的遗愿.....	58
	猎.....	61
	冬.....	64
	绣嫁妆.....	65
	三虎儿.....	67
	山地随想录	
	我与散文.....	69
	散文的意境.....	71
目	散文的潇洒.....	73
	散文的真诚.....	75
	谈读书.....	77
录	谈电影欣赏.....	79
	谈美在于平凡.....	81
	太岳山的儿子.....	杨木林
	梨花村人杨栋.....	杨吉玲
	后记.....	89

笛 声

还是我极小的时候，我们梨花村从部队上复员回一个兵。他和我家是邻居，也是小村第一个当解放军的人。在部队时他极少回家，我和小伙伴们常到他家玩，去了便总是要看他家墙上的镜框，那里有他在部队上照的戎装照片，有戴大沿帽、有骑马的、也有腰带上挂小手枪的。在我们的眼里，他就是最英俊的人。在我们的想象里，他就是最勇敢的人。村里大人们有时逗我和小伙伴们说：

“你们长大了干什么呀？”回答却总是一句话：“当兵！”

他复员的那年是六六年。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衣，男女老少全跑到他家去看望他，去的最多的还是我们做着“英雄梦”的顽童。有时在他家看他忘了吃饭，有时追在他屁股后头满村跑，看得久了便觉得他原也是极平常的一个人。过了几天，他也和村人一样去上地锄禾，上山打柴。只是每个下午，他必坐在他门楼里一个石鼓上吹笛子。他的笛子极长，金黄色的竹笛上箍了一道一道黑圈儿，如一根直直的老虎尾巴一样漂亮。笛

子下还吊着两个红艳艳的流苏。他吹奏时表情严肃，两腮一鼓一鼓的。他一吹起笛子便吸引了不少人来听，他最喜欢吹的却是那支六十年代流行的歌。他一吹，几个中学生便跟着哼唱：

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……”

唱到最后便唱音符，便喊口令：“米索拉米索，……，愉快的歌声满天飞。一二三，四！”这喊声很宏亮，常使地里的农民“耕者忘其犁，耘者忘其锄”树上的麻雀也被惊得乱飞起来。每当唱到这儿，听众也精神振奋起来，而他那圆圆的脸上荡着笑意，好象对那火热的军营生活仍然“心向往之”。

每当他吹起笛子，山村也象显得有了生机，四面青山侧耳，八方林海和鸣，蓝瓦瓦的天上堆起一片片火烧云，瞬间又变作红霞万朵，象是仙女们手持千万支彩练，翩翩地跳起了美丽的红绸舞。那笛声也悠悠如山涧溪水，朗朗如山间清风。我们全听得心旷神怡，如痴如醉。可他老是吹这一支曲子，我想他也许只学会了这一支曲子。

不久，他家又张罗着给他找媳妇儿，我们照例去看新鲜。那媳妇儿胖胖的，长的极

好看，一副羞答答的模样儿。据说她家里不太愿意，可她铁了心要跟个“当兵的”，家里便也勉强同意了。娶亲时人们照例要闹洞房，我也去看热闹，年轻的后生们揪着那复员军人和他媳妇儿的耳朵，让他俩翻炕席，念令条：

“今年翻席则，明年养小则……”。

我们奇怪他当过兵的，竟也不反抗，竟也乖乖地服从那些后生的摆弄。后来，他就当了村里的民兵连长。他很负责任，带领民兵们训练、开会、基建、修路、护秋……。那身发白的军衣总不愿换下来，只是从此不见他再吹那支笛子了，我想一定是他工作紧张、过度疲劳之故。

今年我在村里过春节，上他家串门儿，无意中却看到他墙上挂着那支笛子。我和他谈起十多年前我对他的崇拜，谈起他吹的那支歌。他那张苍老而又黝黑的脸上又浮起了过去那种动人的微笑，他说那是他最心爱的一支歌，只是那支笛子十几年不用，搁的时间太久了，里边已经裂开了缝儿，成了家里的摆设，他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，又是远近闻名的“养牛专业户”，他深情地看着那支笛子，眼睛里闪着亮光。“闻鼓声而思壮士”，我想他一定又在想他在部队的生

活，他的心里一定在哼那支歌：

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，
把营归……。”



陋 巷

我从北京到天津看望孙犁老师。天津小巷特别多，且小巷人如流水，游客摩肩接踵，很乱，很嘈杂。走路得时时小心，不时有留长发、戴墨镜的青年结队横走，有各种车辆堵塞去路。走进一个大院，院内也极凌乱，这便是孙犁老师居住的大杂院了，与大门相对的一座房屋便是他的“耕堂”，房前花木扶疏，摆满花盆，枝叶都已经零落。孙老师亲自迎出房门，他身着布衣，笑吟吟的拉着我的手走进屋子，桌上已沏好香茶。耳边却不时传来院子门前那条街巷的扰扰市声，不知后院在修建什么，乒乒乓乓之声也不绝于耳。孙犁老师说：“这里很乱，什么也干不成。”我也深有同感，心想：我一个年轻人刚从街巷走了一趟便受不了，孙犁老师常住此地，更哪堪忍受这噪音，这市声呢？我曾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谈起过卢梭老年居的“退隐庐”。他回信说：“关于住房，哪里谈得上卢梭的‘退隐庐’，连想也没敢想过，我只是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而安静二字现在是越来越难说了，有时也想到山

林，但人除了安静，还需要穿衣吃饭，比起衣食，安静就只能退居次要的地位了，所以我一直还住在这个人海里。”又说：“我现在住的是平房，虽然老旧，四周嘈杂，上下还可放心的，当然还有雨漏之灾，狐鼠之患。”我看到他住的这个屋子虽然高大，却已破旧，室内陈设简陋，除了字画书柜，如同乡下农舍，我虽在许多文章中读过他居所简朴的文字，却万没想到是家徒四壁，木桌藤椅。他却很满足，为这居室起了很多雅号：“耕堂”、“芸斋”、“幻华室”、“善暗室”、“老荒书屋”……

离京回并后，我收到他一封信，信上谈到“入夏以来，我所居环境很乱，什么也干不了，……”。读到他的信，我很为他担心，去信建议说：“你住的地方正在修建，是否到亲友家暂避一段？那么大的噪音你受不了……”。离开那条小巷一年多了，每每当想起天津，那噪音似乎还在我耳边响着，他却依然住在那里，虽然不常出门，却坐拥书城，卧游五嶽。身居陋巷，关心着国家和民族、关心着文学事业和许许多多嗷嗷学子。写出一篇又一篇“芸斋小说”、“耕堂散文”、“乡里旧闻”、“读作品记”……还寄给我一本新出版的《老荒集》，这正应了

那句古话：“秀才不出门，便知天下事。”据报载他又编成了一本书，定名为《陋巷集》。我于是忆起他居的那条小巷子，我离开时曾看到过巷上的牌子叫多伦道。

孔子曾赞扬颜回说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，回也！”我想：孙犁老师不就是当代的颜回么？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；以苦为乐，常怀忧民之心。古往今来，许多正直的文人都是有这种骨气的，这该是我们的民族精神！陶令的“五柳宅”、杜老的“茅屋”、白公的“陋室”、鲁迅先生的“小楼”，沈从文先生的“窄而霉斋”……我更理解了孙犁老师在“谈作家的素质”一文中强调的“培养高尚的情操，是创作的第一步”的意义。他不就是在那条陋巷的老屋里写出了一篇篇锦绣文章么？

“朱门有勋贵，陋巷有颜回。”白乐天说得真好。

沈从文先生的一件小事

听到沈从文先生逝世的消息后，心里很难过。我并不认识沈先生，但却非常尊敬他。我从小是个“小说迷”，读他的小说却是前几年的事，心里为他不平，他写了那么多那么美的小说，反名不见经传，读过的几部《中国文学史》，竟也没有他的名字，现在我的书架上放着他的文集，从扉页的照片上我见到了这位总是微笑着的老人。

1986年8月，我买了一部12卷本的《沈从文文集》，但缺少3本，我为了配全这套书，想了许多办法终于还是配不齐，成了断臂维纳斯，总是一种缺憾。山穷水尽之际，就想斗胆求一下沈先生，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给他写了一封短信，请他告知一下哪儿能买到他的文集，还给他寄了一份我们县办的小报，在信中我还请他如方便的话能给小报题写几句话。时隔不久就收到了他的回信，他当时已经患病了，回信还是请人代笔写的，他在信上详细的告诉我：“你需要我的花城文集，市面上早已脱销，缺卷无法为你